



朋友們看了我寫的「聯合演唱會有三原則」之後問：「音樂會裏不採用麥克風，不設報幕員，不作無原則的返場，那末在上海、北京、廣州各地聽衆對你們演唱會的反應又如何？」

許多音樂前輩、聲樂老師和音樂界朋友們的鼓勵以及寶貴的意見——他們認為我們的曲目編選幫助聽衆擴大了音樂的欣賞視野，無論熟悉的作曲家如韓德爾、舒伯特、柴可夫斯基、賀綠汀、江定仙和丁善德，或是對於較為陌生的沃爾夫、德彪西、杜帕克、李抱忱、林

了——譬如在北京「紅塔劇場」演出的第一，我在演唱黃友棣老師的「遺志」：「……生命如像一瓢清水，我寧飲下這盞苦杯……」，當我把最後的「杯」字拉長，歌聲正好停留在一個高音音符上的時候，劇場左邊的角落裏，有一位青年人竟然尖聲怪氣的學着「唱」了起來，由於早

平時在香港，東南亞其他地區，甚至歐美各國，我們音樂會裏的聽衆多數是：對音樂愛好、全心全意支持、熱心為你喝采的知音客，對音樂一知半解，權

充內行的門外漢，或者是吹毛求疵，自以為是的評論家等。但是在經過十年浩劫的中國大陸，我們將會面對哪些聽衆？事實上我們是無需有任何顧慮的，不僅在上海、北京、廣州受到熱烈的歡迎和重視，每次演唱會完畢之後的座談會中，更得到

有助擴大音樂欣賞視野

上海、北京、廣州唱之二

聲翕和黃友棣等的音樂，都被廣泛的接受。音樂界以及大部份的聽衆都贊同我們不用麥克風，他們也認為我們不為「掌聲」演唱，是正派、嚴肅的態度；但是這些對內地許多習慣音響效果，尤其是喜歡西方和港澳流行歌曲的青年人來說，却不夠新鮮和刺激

一位音樂界前輩形容我們的演唱會是一個大膽的嘗試，是一個大膽的音樂會。是的，對於這位青年人而言，我們演唱會的節目內容和演唱形式的確是別開生面的，但是也許它們正能對目前內地古典音樂工作的推廣起一些積極的作用。

「唱」了起來，由於早有心理準備，隨即舉起手，對他指住，一面繼續往下唱，不留空隙由他再搗亂，直到音樂會結束，當晚倒也沒有人敢發出任何其他的一「音」了。